

今年高考语文全国一卷的作文题,题干材料选取老舍、艾青、穆旦三位现代文学名家的名句,引发考生联想、思考,写出文章。穆旦的名句是:“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,/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。”出自2004年入选人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的诗篇《赞美》,也是这位“九叶诗派”诗人入选各种选本频次最高的诗篇。对很多人来说,穆旦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,因此,不必在全国高考第一天惊呼“谁是穆旦”。

穆旦于1941年12月创作了《赞美》这首诗,发表于1942年2月16日问世的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文聚社的刊物《文聚》创刊号,且作为“头条”刊出,诗人时年24岁。此时他已受聘西南联大外语系助教一年余,3月,穆旦辞去西南联大教职,投身中国远征军,任司令部随军翻译,出征缅甸抗日战场。

发表《赞美》前,穆旦已创作出反映西南联大“躲警报”生活的诗作《防空洞里的抒情诗》,发表了真实记录他参加从长沙出发,跋涉至昆明的“世界教育史上一次长征”的诗歌《出发——三千里步行之一》《原野上走路——三千里步行之二》,以及日后被文学研究界公认为现代诗佳作的《蛇的诱惑》《玫瑰之歌》等,而《赞美》一诗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这首诗实则建构起穆旦的诗人形象——

宝石出土。穆旦创作《赞美》之时,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,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。《文聚》杂志的主要创办者林元称,诗人穆旦对祖国和人民倾泻了海一样深沉的感情,用无数象征性的事物诉说一个民族走过的贫穷、灾难、耻辱的道路。颜色虽然暗淡,调子虽然沉郁,但主旋律却是昂扬的——诗人看到了人民“溶进”了抗日洪流,激情地一再欢呼:

“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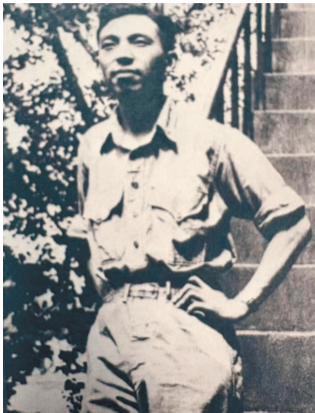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穆旦诗友记忆中的《赞美》

陈杰

“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。”诗人的才华当时还被埋在泥土里,我们决定把《赞美》放在创刊号的‘头条’。宝石出土,便放出耀眼光辉,读后使人得到美的享受。”林元回忆道。

“带血”的歌。西南联大诗坛“四杰”之一袁可嘉(另三位是穆旦、郑敏、杜运燮)在《九叶集》序中说,上世纪40年代初,穆旦以何等深沉的感情赞美“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”。诗篇的第二段,出现在田野中劳作农民的形象,令穆旦想到多少个朝代在劳苦大众的身边升起又降落,把希望和失望压在大众身上,如今中国民众在抗日宣传鼓动下投入了军队,“溶进了大众的爱”“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”,因为战争总是有伤亡的,穆旦沉痛地写道:“而他是不够流泪的,/他没有流泪,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。”穆旦痛感自己没有力量给这样的农民创造幸福,只能为他的死难痛哭,但暂时的苦难终将带来民族的复兴,因此说,“痛哭吧,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痛哭吧,/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”。这种悲痛、幸福与自责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情,使穆旦的诗显出深度和厚度。他对祖国的赞歌伴随着深沉的痛苦和严厉的归责,是“带血”的歌。

心和双脚。《文聚》创刊号只是一册薄薄24开本杂志,这期杂志上也刊了穆旦的外文系同学、西南联大诗坛“三星”之一杜运燮(还包括穆旦、郑敏)的诗



1942年至1943年间,穆旦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前后摄于昆明

饥饿、贫穷和压迫下挣扎却不向命运屈服的人民,那江河直下般深挚的抒情引向“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”的巨大希望。

1942年5月至9月,穆旦亲历缅甸战场与日军的决死战斗及随后的大撤退,在震惊中外的野人山跋涉中于死亡线上挣扎,历尽艰难撤至印度。关于这段经历,穆旦写有纪实散文《光荣的远征》《苦难的旅程——遥寄生者和纪念死者》及作于1945年9月的诗歌《森林之魅——祭胡康河上的白骨》,留下80年前抗战岁月里直面生命、歌唱英灵的代表作,足以称得上是一首庄严悲壮的安魂曲。



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

抗战文艺回眸

著名报人、作家、书画家、《益世报》副刊“语林”主编吴云心先生(1906—1989)晚年写有《忆往五首》,其中第一首诗这样写道:“何处传来号角声,愿将血肉筑长城。深宵伫立寒风里,热血一腔更沸腾。”

诗所写何事,如此慷慨悲壮,且忆及往昔仍念念不忘?诗后有题跋,称是1937年初冬深夜,诗人走在天津英租界一条街上,忽然有声音自一座大楼里传出,播放后方新闻之前先广播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当他听到“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”时,不禁热泪盈眶,血液沸腾。吴老又忆及,上世纪30年代他曾友人家见到此歌的作曲者聂耳,是一个体格矮小的年轻人,看样子生活很清苦,夜里才到天津,次日还要走,当夜只好住在友人家,在地板上睡了。

查聂耳日记,他曾于1932年8月7日自上海登船,三天三夜后“漂到大沽口,由码头坐无灯火车到塘沽,搭九点半夜车到天津,住旅馆”,一宿没睡,写信二十八封,11日乘火车去北平。这和吴老所记有出入。聂耳是否还在其他时间来过天津而日记失记,也未可知。

聂耳那时已与田汉相识,成知音之交,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。1933年由田汉介绍入了党。1935年2月,田汉创作完成了电影《风云儿女》的故事梗概和主题曲歌词之后即被反动政府逮捕,由夏衍接力完成剧本;聂耳看罢歌词,慨而系之,愿为搭档谱曲,但曲未谱成,他已东渡日本,未久将曲谱终稿寄回祖国。当年5月随着电影的上映,这首歌迅速传遍全国。

同年7月27日,田汉从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出狱,此时,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已成名曲。然而不幸的是,聂耳10天前在日本鹤沼海滨游泳时溺水遇难。田汉于是写下《悼聂耳》:“一系金陵五月更,故交零落几吞声。高歌正待惊天地,小别何期隔死生。乡国只今沦巨浸,边疆次第坏长城。英雄应化狂涛返,重与吾民诉不平。”

田汉、聂耳二人珠联璧合,合作多首歌曲,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竟成了他们合作的绝唱。

1935年年末,“一二·九”运动爆发,全国各地的学生集会,都在高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此曲甚至风行海外。吴云心先生也忆及,这首歌在抗战中始终起着鼓舞人民前进的号角作用。

《义勇军进行曲》风行之后,立即成为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所发起的民众歌咏会传唱

血肉筑长城

杨仲达



的重要曲目。青年音乐家刘良模在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,站在高凳上指挥、教唱群众的情景,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印记。之后,刘良模又在全国多座城市如广州、长沙等地宣传、教唱此曲,其中也包括天津。

我读到过天津三八女中毕业生陈晶的回忆文章,说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组织歌咏队,教唱抗日救亡歌曲,其中的骨干分子有上海银行职员杨祖权、北洋工学院的孙景芳等,而有一次上海的刘良模到天津来,受邀到歌咏队教歌,到会的有200多人。

著名国际友人、为中国抗战积极宣传的波兰人伊斯雷尔·爱泼斯坦在津时也目睹了刘良模教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场景。那是1937年3月的一天,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馆中,刘良模正带领着400多人高唱此曲。爱泼斯坦得知刘良模来津后即前去采访,他也倍感新奇,在他看来,除了苦力喊的号子和化妆登台唱的京剧外,中国人一般是不唱歌的。还未入体育馆门,爱泼斯坦就听见粗犷的、激昂的、强劲有力的中国新式歌声,就像一位神情紧张、声音沙哑的司令官,在发动攻击前夕,向下定决心的士兵发表最后一分钟的战前演说。

数百人在刘良模的指挥下放声歌唱,包括大中小学学生、工人、店员、报童,还有拉人力车的车夫,他们都表情严肃,跟着刘良模一句一句地反复歌唱。当时的天津虽然还没有沦陷,却驻扎着4000名日军和许多日本侦探、间谍、歌咏活动的第一天,就有两个日本侦探突然闯了进来,刘良模镇定自若地用更加有力的手势鼓励大家继续高唱。

歌咏活动结束后,爱泼斯坦问刘良模为什么要开展这种歌咏活动,刘良模回答,我们的许多同胞不识字,向他们发表抗日演说,会遭到逮捕,而歌曲可以抵抗抗的口号通过人们的嘴传开,这种群众性的歌咏活动,可以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团结的重要性。当采访结束时,刘良模紧紧握住爱泼斯坦的手说,有朝一日,我的歌咏队将会变成战斗队!爱泼斯坦为刘良模这个满怀爱国热情的中国青年所深深感动,他很快就写出了一篇题为《反抗的歌声》的报道。

此后在天津街头,爱泼斯坦还注意到有工人一边走一边哼唱着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旋律。两年后的1939年,他那本记录了1937年和1938年中国战况的书——《人民之战》在英国伦敦出版,其中一节是《抵抗之歌》,再次写到天津人歌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故事。

一群不愿做奴隶的人们,甘愿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,这样的民族不可战胜!

题图:《电通半月画报》(1935年6月第2期)刊载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歌谱

天津是中国近代体育重要发源地之一,田径运动在这里起步较早。1881年,北洋水师学堂首设竞走、跳高、跳远等田径项目,此后田径运动在北洋武备学堂、北洋大学堂、新学书院、南开学校等一批中等以上学校迅速普及开来,自辛亥革命后又扩展至全社会,深受广大体育爱好者欢迎。追根溯源,天津近现代第一次国际长跑比赛当数1931年举行的“万国长途竞走大会”。

为提倡冬季户外运动,1931年元旦之际,由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向社会发起举办“万国长途竞走大会”的倡议,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,南开大学、南开中学、新学书院、汇文中学、直隶第一师范学校、朝阳体育会、飞亚汽车行等学校和社会团体均派出了代表。

比赛原定于1931年元旦举行,但因气温骤降,故推迟至1月10日。路线总长3.5英里,约5.633公里。比赛起点定在天津特别行行政区一区公署门前(今解放南路与徐州道交口附近),途经中街、蓝牌电车道、梨栈大街、旭街、东南角,终点是基督教青年会大楼。报名人数共37名,实际参赛者31名,分别来自中国、美国、英国、俄国和意大利5个国家。赛事组委会成员包括1924年巴黎奥运会冠军李爱锐(本名埃里克·亨利·利迪尔,1902—1945)、基泰工程司创办人关颂声,以及董守义、章辑五、谢希云、侯洛苟等天津体育界重要人士。为保障比赛顺利进行,组委会安排了自行车队和汽车沿路护送。前十名选手可以获得特制奖章一枚,冠、亚、季军另可获得奖杯一座,冠军奖杯上还会镌刻第一名选手的名字。

据1931年1月11日《大公报》报道,10日比赛当天,虽然天气晴朗,但是寒意阵阵,午后气温转暖,下午3时比赛正式开始。因为这是津门第一次举办由多国选手同时参与的比赛,所以沿途挤满了看热闹的人,就连平时冷清的商业街也热闹起来。

《大公报》对比赛现场的描绘非常细腻,至今读来仍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。热身赛后,穿着短衣短裤的选手们早已等候在起跑线前,发令枪一响,

比赛正式开始。冲在最前面的是朝阳体育会的林炳辉,其余人尾随其后,来自南开大学的刘文彬险些被绊倒,踉跄了几步又重新奔跑起来。自行车保障队、裁判和医生专车则跟在队伍的最后。为确保比赛万无一失,路线也被临时封锁起来,与赛事无关的任何车辆和行人均不能通过。

比赛队伍来到今解放北路与大道道交汇处时,来自新学书院的金富贵一马当先处于领跑位置,意大利人派克紧随其后,跑至法租界蓝牌电车道附近时,金富贵被派克超过,英国人恩丁汉也跟了上来。来到繁华的劝业场,观赛市民里三层外三层,叫好声、加油声不绝于耳,此时恩丁汉超过了派克,暂时处于第一位,金富贵处于第三位。到了赛程后半段,美国人阿伯瑞斯、英国人斯洛提在东南角超过了金富贵,排名第三、第四位,金富贵虽然已落至第五位,但他依旧拼尽全力,尽量缩小与前方选手的差距。

东马路上观赛的人更多,赛会秩序员虽然在竭尽全力维持秩序,但还是抵挡不住热情高涨的人们。

在一阵掌声中,恩丁汉率先冲过终点,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名也陆续抵达,金富贵第五个冲过终点,来自南开大学的张焕忱以第六名的成绩完赛。随着最后一名选手的到达,比赛在下午4时左右结束,前十名选手中有三名是中国人,除金富贵和张焕忱外,青年会夜校的张士明位列第十名。

同据《大公报》报道,颁奖仪式上,裁判长李爱锐在致辞中说:“长途赛跑并不只是给人们比赛机会,乃是给本埠民众一种更深的印象,引起他们运动的兴趣,越野赛跑原来应当在野外举行,为什么要经过各租界呢?乃是要引起各租界民众的兴趣。这次参加的人很多,可以证明天津市民对体育很注意并且成绩也很好,希望明年举行的时候人要多、成绩更好。”

李爱锐出生于天津,父母是苏格兰人。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上,他以47秒6的成绩打破了男子400米跑的奥运纪录,一举夺得奥运会冠军。1925年回到天津后在新学书院担任教师,金富贵就是他的得意门生。金富贵在比赛中表现出的坚持到底、决不退缩的意志品质,正是李爱锐想向学生传达的人性弧光。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,李爱锐面对日军的铁蹄毫不畏惧,毅然决然地与中国人民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,这种人性弧光一直伴随他直到生命的尽头,至今他的故事仍不断地被讲述和传颂。

题图:1931年1月11日《大公报》第8版对“万国长途竞走大会”赛事的报道



中国画 孙家潭

何谓诗心?宗白华先生在《美学散步》中谈道:“艺术家真赋的诗心,射映着天地的心。”其实此“心”不独诗人有之,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片向真、向善、向美之心,是剥离了功利尘滓的艺术心灵和审美胸怀,以声律观照之,便是“诗心”,而“文心”“琴心”莫不如是。《诗诀》说:“位高者为俗累,无位者累于俗。为俗累者无诗心也,累于俗者无诗身也。”解会古人之诗心不易,护持自家之诗心尤难。

新近出版的《诗心论粹:古今诗词读解漫笔》一书,收录天津文史学者魏晷临诗论文章六十六篇,或已刊于报端,或为旧作序跋,或是会议发言稿件,内容则商量旧学、欣赏奇文、辨析疑义兼而有之,虽非成于一时,而主旨皆不离“诗心”二字。全书立足传统诗学根基,贵在无学究气,也不作机巧语,似谈实谈,读之如食橄榄。其中《王安石的态度——从〈明妃曲〉的读解谈诗人意旨的揣摩》《“哀乐诗论”的误差——谈王夫之〈采薇〉诗论的动机与得失》这两篇的格局较近平学术论文,然而论文的写作有其程式,作者心态也难免一下严肃起来,但仍从容落墨,娓娓而谈。所以,全书行文保持温润平和,不激不厉,兼有学者之识与文人之趣,让人时有阅读传统诗话之感。

古人论诗,分“能之者”与“知之者”,前者长于技法规矩,兴会灵感,后者长于义理剖判,源流考镜。然而古之能者非不知,知者亦非不能,只是性灵与识断各有偏长而已。今天诗词创作和鉴赏则往往殊途,鉴赏者如果疏于吟事,则难免将诗词当成一个“外物”来观照,就如同远离庖厨的美食家,纵使得味,终隔一层。还是诗心



古意深中得 诗心静外游

——《诗心论粹:古今诗词读解漫笔》读后

石玉

苦,堪消蜡面香。”“屏山屈曲帘波皱,写入诗心一样清。”“清”“苦”的味道,非有茎须拈断的真实体验者不能领略。魏晷临为叶嘉莹、刘崇德等先生之再传弟子,又多与学界之耆旧、诗坛之名流相往还,常年耽于吟咏,洵为作手,故能于古人用心处独具只眼。如《有趣的诗句倒装》《节奏的灵活与局限》等篇既谈读法,也谈作法;又如《改诗的读诗法》一文写道:“改诗而读,虽然多见于修辞层面的论析,而不限于此,如能关涉艺术背后的情志,就更见功力。”“改法”实为“作法”的延伸,诗家常用来练习炼字功夫,所以可成为转换作者与读者视角的枢机。

魏晷临有自作诗云:辨析无妨试浅深,好循诗艺探诗心。推敲力戒轻常理,参酌时相证我吟。必向浑成分璞玉,每因细密鉴沙金。天真不改兼明哲,领悟人情达古今。

这大约便是其思考与写作理路的自述,可谓“善把金针度与人”了。

魏晷临于叶韵之外,以金石书画尤为擅长。文化史上诗书兼善者代不乏人,不但以书

法呈现诗词为一大传统,用诗词形式来讨论书法,亦有操斧伐柯之妙。善书者对诗词中的文人精神、审美趣味有天然的亲近感和更深的文化认同,也便于打通视觉形式与文字艺术之间的壁垒。本书中关于启功先生诗作的几篇文章即属此类,如《启功跋汉砖拓本诗》一文,解诗之外兼及金石考订,《启功〈论诗绝句〉的注释》则涉及书学领域的讨论。所谓“功夫在诗外”,于此可见。

书中还有一类文章尤具价值,即对天津乡梓诗学的钩沉。华光耀在所辑《天津文钞》序中曾言:“仅以文字论,海内文人所有者,吾乡莫不有之。”自清季迄于近代,天津诗文名家辈出,堪称北地雅驯渊藪。魏晷临学有渊源,曾为吴玉如、寇梦碧、陈机峰、张牧石等诸宿作传,收集整理了大量资料,用功颇深。本书中《张伯驹代陈机峰悼亡词》《张牧石诗词辑校序》《王崇斋谈诗鸿爪》等文,记述翔实,言之有据,可视为天津近现代文学史的可贵资料。

“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,魏晷临于古今诗心可谓探源得珠,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。诗心幽渺,代有解人,此书可谓得之。

满庭芳

第五三六六期

都是高层建筑,何以黄鹤楼、岳阳楼之外,滕王阁不称楼独称阁?

楼阁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建筑,和塔是有区别的。塔是从域外传来的,起源于印度。《说文解字》里有:“楼,重屋也”,《尔雅》里有:“阁,楼也”。楼指两层以上的房屋,阁则多指建在高处,四方形、六角形或八角形,周围开窗,可凭高远望的建筑物。从滕王阁的格局来看,是能够与塔区分开的。

黄鹤楼、岳阳楼和滕王阁合称“长江三胜”,历史上都曾数度兴废。至上世纪80年代初,仅有岳阳楼子遗。独滕王阁遭厄为最,历经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,兴废更迭,先后修葺28次。这在世界建筑史上也是个异数。“长江三胜”以一种文化形态影响了自古至今的中国文人。试问有几人,知或不知会背诵已成为“长江三胜”象征的崔颢的诗、范仲淹的记、王勃的序?

滕王阁位于长江的支流赣江边上。多年前一个初冬时节,我自井冈山感怀而返,为完成夙愿,专门造访了滕王阁。站在滕王阁五层高台之上,



解读山水(四)

高阁临江

李显坤



沽上丛话

(790年)和元和十五年(820年),御史中丞洪都观察使王仲舒两次重修滕王阁,一代文豪韩愈为之作《新修滕王阁记》,然而与王勃之文相比,韩愈此文的影响力相对小很多。

登高而赋,举杯吟咏,因其雅好,大多数楼阁的建造与修葺,不自觉地成为部分文人的文化使命,于是“滕子京重修岳阳楼”之类的记载便不绝于史籍和碑碣中。几经修葺后,滕王阁的面貌已大变。元代姚燧发现了这一点,他在《新修滕王阁记》中称宋阁“其基城为阁……大抵非唐屋矣”。

如今的滕王阁极具宋代楼阁建筑的风采气韵。1985年重建时据说依照的是梁思成绘制的

《重建滕王阁计划草图》,看来只有对《营造法式》研究精透的梁思成才能使之承继宋式建筑的风格,并使这座新阁的建筑艺术造型达到极高水平。我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,但站在钢筋混凝土所建的阁上,内心还是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建筑材料与工艺的完全不同,让我相信自己看到的只是唐宋滕王阁的一个幻影。

这座滕王阁自古至今已是第29次重建之阁了。新阁净高57.5米,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,为典型的宋代楼阁“明三暗七”格式。其中中层皆有回廊,可俯瞰赣江景色,南北有回廊连接着“压江”和“挹翠”两个辅亭。这是仿宋朝木结构样式的直接证明。

滕王阁缘何经历了重重磨难?一时难以尽述。我突然对其前28次修葺生发了探究的兴趣,但这个问题是综合性的,几句话是说不清道不明的。唐代5次,宋代1次,元代2次,明代7次,清代13次的历次修葺,致使滕王阁的建筑規制多有变化。有清一代自其中叶国运式微、内忧外患,滕王阁似也自甘与之同命运,13次的频繁兴废也是累

世无双。自清顺治五年(1648年)至宣统元年(1909年),凡260多年间,先后毁于火灾7次,再遭兵燹2次,自然损坏而倾圮又经4次。每次重修,时过境迁,均不如唐、宋、元、明四大,建筑规模日趋缩小,为了粉饰,甚至采用了一些民间土办法,意欲蒙混过关了之。这都有晚清的旧闻照片可证。

记忆是承载于文化之中的。滕王阁在古时一直被视为吉祥风水建筑,在世人心目中占据着神圣地位。基此一点,历朝历代无不重视和保护滕王阁。正是因了这样的文化传承,滕王阁在遭毁28次后,还能再一次浴火重生。

旅游者行走山水间的一个目的在于通古知今,道法自然。既是登临,心无旁骛,临风远眺,赣江缓流,一欲发思古之幽情;然钢筋混凝土建筑的现代感,却让我的思绪及时间回溯,江面不见舟楫往来,遑论白帆片片。我想下回还会再来的。那时,我将在旭日初升之时,目追数朝霞,在远离滕王阁的地方选个最佳位置,只看滕王阁的侧影,还有粼粼耀眼的一带赣江。